

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

——《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

蒋祖怡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

——《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

蒋祖怡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年·济南

鲁新登字 2 号

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

——《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

蒋祖怡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平原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4 插页 198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28-2214-1 /G·2024

定价 12.30 元

教师出版基金理事会

顾 问	吴阶平			
名誉理事长	赵志浩	宋 木 文	柳 斌	董凤基
	吴爱英	崔惟琳	高明光	杨牧之
	宋桂植	石洪印	宋镇铃	
理 事 长	高挺先	钱海骅		
副 理 事 长	孙友海	张立升	单兆众	
	王洪信	(常务副理事长)		
秘 书 长	王洪信	(兼)		
副 秘 书 长	隋千存			
理 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钊	马 啸	王卓明	王洪信
	孙友海	孙永大	李华文	张立升
	张华纲	陈 育	单兆众	钱海骅
	高挺先	隋千存	谢荣岱	

教师出版基金书稿评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委	问 员	任继愈	刘国正	季羨林	周祖谟
		潘承洞			
委 员		于 漪	王洪信	邓从豪	朱 铭
		朱德发	刘祚昌	李润泉	杨殿奎
		张恭庆	陈玉波	侯明君	袁行霈
		顾明远	顾振彪	高更生	梅良模
		崔 峦	隋千存	彭聃龄	谢荣岱
		裘锡圭	翟中和		

目 录

自序.....	(1)
论《文心雕龙》中的“神”、“理”、“术”.....	(9)
《文心雕龙·诸子篇》疏证	(37)
《文心雕龙·物色篇》试释 ——当时新品种“山水文学”写作经验的总结	(55)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70)
《文心雕龙论丛》自序	(86)
试析刘勰、钟嵘的诗论	(102)
钟嵘《诗品》四辨.....	(123)
钟嵘《诗品》正名.....	(134)
钟嵘《诗品》献疑.....	(142)
钟嵘《诗品》作年考——兼考《诗品》的三篇序文.....	(152)
钟嵘的“滋味说”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作用.....	(165)
钟嵘《诗品》与宋人《诗话》.....	(177)
《画品》与《诗品》——钟嵘“诗品”探源.....	(187)
试论钟嵘《诗品》的“陆机为太康之英”.....	(201)
从阮籍《咏怀》的主要风格特色看钟嵘《诗品》中 对阮诗的评价.....	(217)
绘声绘色的南北朝山水诗.....	(230)
“南北通流”与“文笔之分”.....	(238)

试论我国古代诗论的发展及其优良传统

——《中国诗话辞典》前言·····	(247)
附录一 蒋祖怡教授传略·····	(269)
附录二 蒋祖怡教授论著要目·····	(277)
后记·····	(281)

自序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在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每逢暑假，一定要回家，到富阳农村去度假。我的父亲蒋伯潜藏书甚多，我一面在溪风柳影下纳凉避暑，一面又挥汗在故居的父亲藏书中找些小说、杂志等阅读。记得有一年，我在父亲的“喜无闻斋藏书”里发现了一本我从来未见过的古书《文心雕龙》。这年我父亲也回乡度假，问了他，才知道这是六朝刘勰论文章的名著。父亲还告诉我，这书是元版，而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是马叙伦先生写的，他在北京高师毕业时马叙伦老师将书送他留念。后来，我又读开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先生所著《文心雕龙注》，虽未能完全了然于心，但粗知它的梗概，我深为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有这部系统严密的论文巨著而自豪。

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侵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浙江省会杭州与故乡富阳县城相继沦陷，我随父母避地穷乡僻壤之中。次年春，我父亲老友蔡丐因先生函招我们去沪，并惠寄资斧，乃由山中辗转萧山、绍兴、曹娥、百官等地，由宁波乘海轮至上海。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编辑，撰写有关文章知识的书本，于是，《文心雕龙》和其他论写作的书，便成为我每天必读的资料。这时，我和陆侃如先生相识，他以所著《中国诗史》上、下两册见赠。我因此立志写一部《中国诗论史》以效颦。《中国诗史》一开始，就对钟嵘《诗品》有所评

述，在研读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这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论五言诗的专著，和《文心雕龙》同样是我国文学遗产的瑰宝，益感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中所说的“《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所见确实不谬，这两部书是我国古代文论的双璧。

解放时，我任教于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后来院系调整，老浙大的一部分改为浙江师范学院，后又改为杭州大学。我在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担任了中文系的行政职务，同时先后开设了《文艺学》和《文心雕龙》等课程，并撰写了一些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

“文革”中断了我的教学和研究。在这十年中，我遭受迫害，损腰折齿，1970、1973年两度中风，以致半身不遂。“文革”以后，我决心要把这失去的十年时间夺回来。在1978年，就应杭州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年轻同志的要求，为他们讲了一学期《文心雕龙》，以后又抱病培养了几期研究生。与此同时，奋力于撰述工作，发表了论文100多篇，并出版了《王充卷》、《文心雕龙论丛》、《罗隐诗选》等专著，《全辽诗话》、《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以及我主编的《中国诗话辞典》，也即将出版。

在我撰写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文心雕龙》和《诗品》的。我在1962年—1982年间所写的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有20篇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论丛》中。在这本《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中，共收论文18篇，都是1982年以后写的。其中大部分已在刊物上发表过，也有一些是未曾发表的，如今收在一起，作为我近20年来对《文心雕龙》、《诗品》这两大巨著研究成果的汇集。

这里所收的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其中《论〈文心雕

龙》中的“神”、“理”、“术”》一篇，曾收入《文心雕龙论丛》中，后经牟世金同志再三叮嘱，加以修改后，刊于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1949—1982年〈文心雕龙〉论文选》中。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一文，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发表后，《中华文摘》1988年第四期曾予刊载。

《试析刘勰、钟嵘的诗论》一文，是和日本龙学家兴膳宏先生商榷的。兴膳宏先生认为刘、钟二人的诗论是对立的，我则认为他们在诗的重要问题上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对诗的观点有差异，但不对立。

关于钟嵘《诗品》的几篇，《钟嵘〈诗品〉献疑》一文，根据章学诚的“《诗品》思深而意远”的论断，提出了两个疑点：一是对《诗品序》中某些章节的“疑”；一是对后人所没有觉察或者误解的“疑”。这些都是深思熟虑的钟嵘在撰述其名作《诗品》时不应有的现象。

《钟嵘〈诗品〉作年考》一文，肯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诗品序》不是一篇而是三篇的论断，而且提出了新的证据。但我不同意《提要》所说的“《诗品》上中下三卷之前各冠以序”的结论，因为第二序和中卷的正文，第三序和下卷正文，均无关系，后两序和第一序是撰写时间和叙述内容不同。

《钟嵘“滋味说”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作用》一文，阐述了《诗品》对后来诗论的积极影响。钟嵘站在“缘情”的立场，因此提出了反对“用事”的进步观点。同时，也针对当时所流行的拘于“四声”、“八病”的文风，提出“口吻调利”、“辨彰清浊”的要求，特别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此诗之至

也”，这不仅和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的主张相同，而且比一般文学史上推崇的陈子昂还要早近100年。

《钟嵘〈诗品〉与宋人〈诗话〉》一篇，根据明代毛晋《诗品跋》中认为《诗品》是后世“诗话之伐山”的论断，具体指出《诗品》以诗的语言评诗，记述异闻轶事，用小品文的笔调三点是它对后代诗话的具体影响所在。文中还讨论了“诗话”之名的来由。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是论《诗品》的“流”，那么《〈画品〉与〈诗品〉》一文就是溯钟嵘《诗品》的“源”。在《诗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说某人之诗“源于××”的话，足见钟氏本人是很重视“溯源”的。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着重指出钟嵘《诗品》的“第甲乙”和“溯源流”两者超越于后人的诗话。在《诗品》第一序中曾说：“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载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足见钟氏对于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与刘向父子所编的《七略》是不满意的。而刘士章所要写的《诗品》，又是“其文未遂”，无从依傍。因思齐梁之间流行“品评”，当时“棋品”、“书品”、“画品”等风行一时，故试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试行探索《诗品》之源，亦是聊备一说而已。

钟嵘的《诗品》既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写的，它的三篇序文和后边对各家诗的品评当然有必然联系。第一序中称“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等，和序文中所举评诗的标准与要求必然吻合。《试论钟嵘〈诗品〉的“陆机为太康之英”》一文，试把钟嵘的观点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的“晋代诗人，陆机最下”的观点相比较，而分析钟

嵘推崇陆机的原因。而《从阮籍〈咏怀〉的主要风格特色看钟嵘〈诗品〉中对阮诗的评价》一文，也是把重点放在对《诗品》的分析上。

此外，《绘声绘色的南北朝山水诗》和《南北通流与文笔之分》两篇，都是应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之约而写的。两篇都分析了南北朝时文学创作对《文心雕龙》、《诗品》的影响。

《试论我国古代诗论的发展及其优良传统》一文，系统论述了我国古代诗论的发展史，是我为《中国诗话辞典》所作的前言。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已成显学，较之解放前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三个主要问题上，还有不甚一致的意见。这三个问题是：

（一）《文心雕龙》所探索的中心问题。

（二）刘勰的生平。

（三）《文心雕龙》的作年。

下面依次简述。

（一）关于《文心雕龙》所探索的中心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以《文心雕龙》中的某一篇作为全书的中心，如以《原道》作为全书“文原于道”观点的概括，或以《通变》中的“通”与“变”作为全书的中心，或以《辨骚》作为全书的纲领（因为这篇推崇楚辞的艳丽，是作者文学观的中心，而且这篇是“通变”观的具体运用）等等；另一种以贯串全书的词语作为全书的脉络，如我在《论〈文心雕龙〉的“神”、“理”、“术”》一文中指出：《文心雕龙》中的某一篇可能是作者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都不是全书的脉络。《文心雕龙》中的“神”、“理”、“术”才是贯串全书的线索。“神”主要指作者在文学创作、文

学欣赏和批评中的主观作用；“理”指客观的万物形态与变化之理和文学作品中的情理；“术”主要是文学构思的原则和文学表现的原则。《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这三个术语，并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文心雕龙》所探索的中心问题。

（二）关于刘勰的生平。我认为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一书对刘勰一生作了全面、完整的研究。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也论及刘勰的生平。但此书认为刘勰出身庶族，其论据尚可商榷，因为从刘宋开始，门阀制度实已逐渐解体，《钟嵘传》载其上书要求加强门阀制度，可见此情。刘裕是寒族出身的皇帝，他对门阀制度并不重视，所以刘宋一代寒人出身而操政治大权的人很多，因此当时的贫富贵贱和出身于何族没有必然关系。

（三）《文心雕龙》的作年。清刘毓崧“《文心雕龙》之成书在齐之末世”一说，向为士林奉为圭臬，而所举四证均集中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我认为《时序》作为齐之末世可成定论。但《文心》体大，有50篇，不可能都在齐东昏侯时撰写。按历代各本《文心雕龙》均题梁刘勰撰，更无别说；而《文心雕龙·序志》云：“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其中“大易之数”系用《易经》“大衍之数五十”之语，以“易”代“衍”，正是为避梁武帝萧衍之讳。如果《文心雕龙》作于“齐之末世”，则何以要避梁武帝之讳？所以，我对刘毓崧的结论深表怀疑。

对钟嵘《诗品》的研究远逊于“龙学”，从事于此项研究、整理的人数也较少（我的《钟嵘诗品笺证》一书，早已交给中州古籍出版社，至今尚未出版。）这种情况，和《诗品》这部书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关于此书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概括为

三个：

(一)《诗品》的作年和钟嵘的生卒年。

(二)《诗品》的内容。

(三)《诗品》以三品论人是否公允？

也分述如下：

(一)《诗品》的作年和钟嵘的生卒年。我的《钟嵘〈诗品〉作年考——兼论〈诗品〉的三篇序文》一文，考定钟嵘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四、五年之间，他撰述《诗品》，在梁天监元年之后，而在天监十二年之后又大加增改一次。至于钟嵘《诗品》的三篇序文写于不同时期，已见前述。

(二)《诗品》的内容。《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专论五言诗的专著，这时期正是“五言腾踊”的时代。钟嵘认为五言比四言多“滋味”，以及主张“诗缘情”等观点，实对我国的诗论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在《钟嵘“滋味说”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诗品》以三品论人是否公允。《诗品》把陶潜列为中品，把曹操列为下品，对此论者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如果把《诗品》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那么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又如钟嵘《诗品》中的溯源问题，论者也评价不一。我认为《诗品》研究五言诗主要着眼点是“体”，即《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性”（即风格）。《诗品》把两个以上的作者并在一起作“品”，正是因为他们的诗风有相似之处的缘故。关于这些问题，我当继续撰写文章论述。

以上三点都是现在尚有分歧而未能统一认识的问题。我不敢自诩正确，仅奉献其一得之愚，请专家和读者是正而已。

最后，谨抄录《文心雕龙·序志》的赞来结束这篇自序：

生也有涯，无涯唯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1991年10月7日

于杭州大学寓所

论《文心雕龙》中的 “神”、“理”、“术”

章学诚对《文心雕龙》的总评价是“体大而虑周”，孙梅也称它为“总括大凡，妙抉其心”。正指出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专著，对文学创作、欣赏、批评等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列，特别是总结了经验，针对当时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发挥了出色的战斗作用。这就是“体大而虑周”的表现。但是，这书的“体大虑周”的特点还表现在整部《文心雕龙》之中有着极强的系统性，其中贯穿着刘彦和所探索、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章学诚和孙梅指出了这书的基本特色，但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中心问题是什么。

刘彦和把他的论文著作称为《文心》。《序志篇》中自述其所以以“心”名其书的原由道：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按刘彦和的“文心”之“心”，盖有三义：第一，刘氏精通佛典，也常借用佛典中的术语，来说明他的概念。这里也借用其义，作为《序志篇》中的“弥纶群言”的意思。《文心雕龙》一书，论

及的具体问题很多，彦和自称“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庶几备矣”，实非过分自诩之辞。第二，是“言为文之用心”，这就是陆机《文赋》中“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的“用心”。这是文学作者、批评者在实践中的甘苦和经验。《文心雕龙》一书中总结当时人和前人的创作批评的经验，进一步正面地指出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创作和批评的地方很多，这正是此书超越于以前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地方。

《序志篇》里对以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作了一次评论，指出它们共同的缺点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所以，彦和的写作《文心雕龙》，意图探本穷源，追索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根本性问题。《序志篇》自称其书为“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所谓“文之枢纽”，就是《文心雕龙》之以“心”名其书的主要意义。

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中所探本穷源而追索的中心问题，也即是所谓“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据我肤浅的看法，是《文心雕龙》一书中经常提到的“神”、“理”、“术”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就刘彦和所提出的这个中心问题的内容、性质和意义，作初步的探讨，请求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教。

《序志篇》赞云：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序志》一篇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总序，故云“长怀序志，